

《鲁迅选集（1）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鲁迅选集（1）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11643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11640

出版时间：1983

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鲁迅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

《鲁迅选集（1）》

内容概要

第一卷: 创作. 包括小说、散文诗、回忆散文、旧体诗.

《鲁迅选集（1）》

作者简介

鲁迅(1881-1936), 原名周树人, 字豫才, 文学家

精彩短评

- 1、鲁迅本来可以成为任何人，但因为那个时代，他便只能成为鲁迅先生了。
- 2、几年前写的了。其实应该附庸一下，用《这个与那个》为题目。但想，横竖是这么回事。有关文字是真，有关鲁迅，则是拉大旗作虎皮的说法。

之一、藤蔓与薪火

前几天看见有说鲁迅的，惋惜他没有继续在小说路上走，而是把大量精力投入了杂文。实情也是，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玩意，多半是给了小说家、诗人之类，至于杂文，仿佛处于边缘地带。杂文到底有没有文学性？如果说无，写杂文的人估计要愤怒；然而杂文须有针对性，这针对性便难以普遍，不能如小说般被人广泛接受。

但杂文仍有一点足以自傲：它是可以最为直接地反映思想的文字。

思想这东西太玄虚，类似于藤蔓，必须依靠某种东西而存在。江上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？名是发问，那藤蔓的深处却是时间的无尽与空间的无限。这样的纠葛太深含，令人在欣赏文字之美的时候，忘却了其中灵魂的呐喊，而这些，恰恰是不应忘却的。文字的本身极脆弱，它随时可能因为某种突然的外力而消失，比如秦前百家，争鸣得那么厉害，估计典籍著述不在少数，到临了嬴政老兄bia叽扔进一个火把，全都没戏。

然而那些依附于文字中的思想，在书籍焚毁、书籍的保有者被坑杀之后，依旧神奇地保留了下来。火与土，焚烧与掩埋，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——文字死去了，思想却还在。纪昀编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是述而不作，他认为前人已然说尽了一切话，自己再说便是多余的。令他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是：每当他想到了什么以为自出机杼的东西，回过头看看总能从古人的想法中得到印证。这样的传承与薪火也许便是思想不灭的真实证据。

无论什么样的刀，毁灭得了肉体，却毁灭不了思想。百年之后、千载之上，仍然能找到某种如同榫头般的契合，也许是俯瞰流水的刹那，或仰头星空的一瞬，于千万点浮藻微光中蓦然得见自己的前世今生。

之二、文字中的极简主义

文字到底是由简入繁还是由繁入简？答案恐怕是前者。最早的文字少，因此简，表意达情足矣。如据传最早的诗歌，二言八字：断竹，续竹；飞土，逐肉。翻译过来其实也就相当于做个弹弓打你们家玻璃之类吧。

后来就逐渐多起来，四言的，那是诗经；接下来五言七言，到最后新诗有那种长句子，连着看上两页既没标点又无段落长到一口气读完会死人——憋死的。这么一说繁应当是潮流，简却类似复古。鲁迅在这方面的观点比较有趣，一方面他反对咿唔古文，免得上瘾；另一方面在他自己，则力行简约。如提及小说创作时，曾说道可要可不要的字句，便不要，宁可简单，决不罗嗦。而他的文章，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。

在我个人而言，很怕在杂文中看到长句子。杂文为表达思想而作，清楚、明白、有力即可。一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事情，非要拉成几句，往往容易干扰主题，适得其反。艰深的理论、生涩的名词自然也有它们的市场，然而却很难对阅读有所帮助。

那么便找个时尚一点的名词：极简主义。论其主旨，浅、淡、简三字足矣。简字前已述及，浅是无艰深句、少高深词、绝险深意；淡则是说平淡话、叙闲淡事，怀散淡心。剑拔弩张、金刚怒目，固然也是杂文的表现形式，然而绝不是全部。文章须以气连，那气却是在脉络之中，而非形之于外。记不得在哪里看到过的，面红耳赤、揎拳捋袖是小人之怒，面色铁青，破口大骂是庸人之怒：面不改色，行不相异才是君子之怒。撇开君子小人之说，有一点我是赞同的，一时情绪只有经过沉淀，才能转化为思想，而思想的力量，也只有冷静中才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文字的简与繁倒在其次。

之三、文章与题目

鲁迅写过一个同名随笔，大概是安内攘外之类，却并非我想说的。文章重要还是题目重要？看起来是个很可笑的问题。郑人买椟还珠，均言其愚，然而事实上，世上多的是重椟轻珠者。网络文章尤其如此，一个耸动的题目便是成功的一半，至少可以吸引一半的点击。好比路边店中的高音喇叭，坚持不懈地大声招徕，也是希望行人能够驻足，不然再好的货色若无人看，怕也搭不出去。

文章以求售，千古如此。画眉深浅入时无，并不是闺房中的调笑，而是求售的伎俩。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，明明地点出了一个“卖”字。卖文也是卖人，倘若自做清高状不肯叫卖，则无人问津也宜。网络文章的诞生之初，很令人兴奋了一阵，它让文字，尤其是无法售卖的文字找到了一个奔流的缺口。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定义：浮躁。

网络浮躁？也许是。文坛浮躁自网络始？决不是。只要看文坛商家们爆炒今生今世、梦里花落这一类的玩意儿，以及美女作家、美男作家满天飞，便可了然。曾在一文学论坛里见一写手向斑竹发问：我是否也要炒作一下？斑竹说了一句大约是劝慰的话，她便道：不炒不行啊，那么多人（靠炒作）成名了！语气中的急切与无奈，令人惘然。

虚拟的网络，能留下的也只是虚名。古语云名节攸关，文人之名与女人之节，却是分量等同的。爱玲同学道，成名要趁早。于是许多人奉为圭臬，其实足以自误。从此处论，张也是害人不浅。学、养、慧，缺一不可。一无所有便大叫趁早，那是赶搭贼船，绝非正路。

折衷一下，叫卖也可，招徕也罢，毕竟文章终究是要给人看的，吸引眼球的题目也不是过错。只是题目之外内，还须有乾坤，不要出现下面的场景：

一群人在街上庄严地行走，大臣们峨冠博带，金碧辉煌，领头的国王头上戴着冠冕，神情俨然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孩子尖脆的童音突然响起：

——那个人，他什么都没穿呐！

3、家里这本是人文社1959年版，泛黄的纸张，非简化字，小时候读到狂人日记中“青面獠牙”这几个字被吓傻，从此不敢看恐怖片。

4、哈。这个其实是当初给人家的书评，现在看，有很多东西都没说清楚，也没理解透。

那时候还自我感觉良好，认为自己可以做到；现在写得越多，越觉得自己罗嗦。

5、好多没看懂，泪目。。

6、恩恩，觉得你是有点罗嗦

7、我的父亲在我刚上高中时，给我买了这套书，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鲁迅全集可是价格不菲，今天其实也是，没办法，只好买选集看，一套四本，我年年翻看。后来，随着我的认识的变化，我只愿意看第一册小说卷了。当然，鲁迅杂文的笔法和力度仍然一流。

8、<http://www.99read.com/product/ProductGrpoupDetails.aspx?type=1&categ=A&groupid=295>

我是这里买的

9、只有伤逝感动了我

10、小号，douban里没有的版本，你可以自己添加啊，小笨鲨。

11、鲁迅脑子不太好使.....

12、高中时候谁敢不读？

13、后面一大堆就不标记了-.-

14、呵。早上看《两地书》，有些句子反复看了看，果真简约。还想过，找个对手按日期互抄书信，一来找点当时收寄信的感觉，坚持看下来，省得读书不够勤；二来可以练字。不过这样的小情趣，还是留给有情人去玩吧，书看得慢只能怪自己，不好再想旁的把戏。

15、读了那么多年的鲁迅，却还曾未完整的拜读过先生的任一集子，甚是惭愧，就先拿“选集”来补课吧。

16、我怎么觉得鲁迅的短篇比杂文写的更好。

17、啊我刚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大坨的鲁迅杂文的小本子

18、大学时代痴迷鲁迅，但生活费有限，节衣缩食也没能把全集买下，只好买选集解饿。憾之

19、爷爷留给我的

1、几年前写的了。其实应该附庸一下，用《这个与那个》为题目。但想，横竖是这么回事。有关文字是真，有关鲁迅，则是拉大旗作虎皮的说法。之一、藤蔓与薪火前几天看见有说鲁迅的，惋惜他没有继续在小说路上走，而是把大量精力投入了杂文。实情也是，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玩意，多半是给了小说家、诗人之类，至于杂文，仿佛处于边缘地带。杂文到底有没有文学性？如果说无，写杂文的人估计要愤怒；然而杂文须有针对性，这针对性便难以普遍，不能如小说般被人广泛接受。但杂文仍有一点足以自傲：它是可以最为直接地反映思想的文字。思想这东西太玄虚，类似于藤蔓，必须依靠某种东西而存在。江上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？名是发问，那藤蔓的深处却是时间的无尽与空间的无限。这样的纠葛太深含，令人在欣赏文字之美的时候，忘却了其中灵魂的呐喊，而这些，恰恰是不应忘却的。文字的本身极脆弱，它随时可能因为某种突然的外力而消失，比如秦前百家，争鸣得那么厉害，估计典籍著述不在少数，到临了嬴政老兄bia叭扔进一个火把，全都没戏。然而那些依附于文字中的思想，在书籍焚毁、书籍的保有者被坑杀之后，依旧神奇地保留了下来。火与土，焚烧与掩埋，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——文字死去了，思想却还在。纪昀编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是述而不作，他认为前人已然说尽了一切话，自己再说便是多余的。令他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是：每当他想到了什么以为自出机杼的东西，回过头看看总能从古人的想法中得到印证。这样的传承与薪火也许便是思想不灭的真实证据。无论什么样的刀，毁灭得了肉体，却毁灭不了思想。百年之后、千载之上，仍然能找到某种如同榫头般的契合，也许是俯瞰流水的刹那，或仰头星空的一瞬，于千万点浮藻微光中蓦然得见自己的前世今生。之二、文字中的极简主义文字到底是由简入繁还是由繁入简？答案恐怕是前者。最早的文字少，因此简，表意达情足矣。如据传最早的诗歌，二言八字：断竹，续竹；飞土，逐肉。翻译过来其实也就相当于做个弹弓打你们家玻璃之类吧。后来就逐渐多起来，四言的，那是诗经；接下来五言七言，到最后新诗有那种长句子，连着看上两页既没标点又无段落长到一口气读完会死人——憋死的。这么一说繁应当是潮流，简却类似复古。鲁迅在这方面的观点比较有趣，一方面他反对咿唔古文，免得上瘾；另一方面在他自己，则力行简约。如提及小说创作时，曾说道可要可不要的字句，便不要，宁可简单，决不罗嗦。而他的文章，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。在我个人而言，很怕在杂文中看到长句子。杂文为表达思想而作，清楚、明白、有力即可。一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事情，非要拉成几句，往往容易干扰主题，适得其反。艰深的理论、生涩的名词自然也有它们的市场，然而却很难对阅读有所帮助。那么便找个时尚一点的名词：极简主义。论其主旨，浅、淡、简三字足矣。简字前已述及，浅是无艰深句、少高深词、绝险深意；淡则是说平淡话、叙闲淡事，怀散淡心。剑拔弩张、金刚怒目，固然也是杂文的表现形式，然而绝不是全部。文章须以气连，那气却是在脉络之中，而非形之于外。记不得在哪里看到过的，面红耳赤、揎拳捋袖是小人之怒，面色铁青，破口大骂是庸人之怒：面不改色，行不相异才是君子之怒。撇开君子小人之说，有一点我是赞同的，一时情绪只有经过沉淀，才能转化为思想，而思想的力量，也只有冷静中才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文字的简与繁倒在其次。之三、文章与题目鲁迅写过一个同名随笔，大概是安内攘外之类，却并非我想说的。文章重要还是题目重要？看起来是个很可笑的问题。郑人买椟还珠，均言其愚，然而事实上，世上多的是重椟轻珠者。网络文章尤其如此，一个耸动的题目便是成功的一半，至少可以吸引一半的点击。好比路边店中的高音喇叭，坚持不懈地大声招徕，也是希望行人能够驻足，不然再好的货色若无人看，怕也搭不出去。文章以求售，千古如此。画眉深浅入时无，并不是闺房中的调笑，而是求售的伎俩。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，明明地点出了一个“卖”字。卖文也是卖人，倘若自做清高状不肯叫卖，则无人问津也宜。网络文章的诞生之初，很令人兴奋了一阵，它让文字，尤其是无法售卖的文字找到了一个奔流的缺口。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定义：浮躁。网络浮躁？也许是。文坛浮躁自网络始？决不是。只要看文坛商家们爆炒今生今世、梦里花落这一类的玩意儿，以及美女作家、美男作家满天飞，便可了然。曾在一文学论坛里见一写手向斑竹发问：我是否也要炒作一下？斑竹说了一句大约是劝慰的话，她便道：不炒不行啊，那么多人（靠炒作）成名了！语气中的急切与无奈，令人惘然。虚拟的网络，能留下的也只是虚名。古语云名节攸关，文人之名与女人之节，却是分量等同的。爱玲同学道，成名要趁早。于是许多人奉为圭臬，其实足以自误。从此处论，张也是害人不浅。学、养、慧，缺一不可。一无所有便大叫趁早，那是赶搭贼船，绝非正路。折衷一下，叫卖也可，招徕也罢，毕竟文章终究是要给人看的，吸引眼球的题目也不是过错。只是题目之外内，还须有乾坤，不要出现下面的场景：一群人在街上庄严地行走，大臣们峨冠博带，金碧辉煌，领头的国王头上戴着冠冕，神情俨然。

《鲁迅选集（1）》

就在此时，一个孩子尖脆的童音突然响起：——那个人，他什么都没穿呐！

《鲁迅选集（1）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